

本报记者赵新兵、陈磊、王阳

茫茫黄海的碧波环绕下，苏山岛孤悬海外，驻岛官兵“与世隔绝”。

距离苏山岛 6.8 海里的院芥村，从 1960 年开始，就拿出最好的船和最经验的船长，开辟出一条“拥军航线”，义务协助驻岛部队运送人员和物资。

60 年来，从最初的小舢板到如今的现代化养殖看护船，“拥军船”的五代船、五代船长“有呼必应”，风雨无阻地航行了近 20 万公里。

以“拥军船”为纽带，村民和驻军相亲相助，军民关系坚如磐石；村集体累计投入拥军资金 3000 余万元，为苏山岛建成黄海前哨钢铁堡垒提供了重要助力，以无私行动诠释了和平时期的军民鱼水深情。

一条航线

五任船长接力掌舵

时隔 4 个月，再回院芥村码头，迎接刘洪乾的还是熟悉的船长和熟悉的船。

今年 3 月转业离开苏山岛之后，这是刘洪乾首次回岛看望战友。跟驻岛时一样，他提前联系好“拥军船”船长钱均堂，乘船上岛。

“这条船是连接苏山岛和大陆的纽带，我们驻岛官兵及家属来往小岛、生活物资的运送，这条拥军船”帮了大忙。”刘洪乾说。

一个渔村、一条渔船，义务分担起驻岛官兵们的保障任务——这份坚持，已经进入第 60 个年头。

院芥村党委书记王国明告诉记者，1960 年 3 月，为填饱肚子冒险出海的院芥村村民王道伦和王义宽，驾驶渔船在返航途中遭遇大雾和强海流，在苏山岛海域迷失航向。没有灯塔指路、没有地方避险。

体力不支之际，村民们的呼救声被岛上的战士们听到。十几名战士赶到海边，敲响铜锣、挥动红布引导渔船靠泊苏山岛。二人被救下后，王义宽发起高烧，官兵们轮流喂饭、喂药，直到他康复离岛。

此后，驻岛官兵又先后救起 7 名遇险的村民。“苏山岛来了解放军，解放军是咱的救命恩人”在院芥村民间口口相传，村干部专程上岛表示感谢。

登上岛后，他们才发现这个不足 0.5 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生活环境十分恶劣，无居民、无淡水、无耕地、无航线，官兵们的补给缺乏保障，村干部们一阵心酸。

“驻岛之初，这里确实非常艰苦。”驻岛连队指导员张博告诉记者，据连史资料记载，官兵们住的是茅草房，淡水、粮食、蔬菜、日用品等生活物资都需要上级定期用登陆艇进行运输，上下岛也没有日常交通工具；遇到海况不好、物资断供时，官兵们只能吃“海水烙饼”。

军爱民，民拥军，苏山岛的艰苦深深触动了院芥村。哪能让守岛戍国的解放军亲人缺吃少穿？朴实的村民们决定为驻岛官兵们做点事情。

“俺们渔家人，最拿手的就是开船！”村干部商议后决定，拿出最好的一条渔船作为“拥军船”，专门往返于苏山岛和院芥村之间，义务提供官兵、亲属和物资给养的运输服务，报答官兵们的救命之恩。经验丰富的王道伦自告奋勇成为第一任拥军船长。

“拥军船”的调度归驻岛连队，人员工资、燃油、维修等一应费用都由院芥村承担。王国明说，只要连队有需求，“拥军船”随时随到，如今每年往返超过 300 趟。

每个周五，是驻苏山岛连队例行补给时间。记者近日跟随钱均堂来到院芥村码头。在这里，志愿者们正在将官兵们一周的生活物资搬上“拥军船”。

这批物资里，有饮用水、面条、花生油和 10 多种新鲜蔬菜，还有院芥村“夹带”捎给官兵们的带鱼和饮料。看似一马平川的大海上，“拥军船”破浪而行、上下颠簸。不到 10 公里的路程，却用了个多小时。

从新鲜蔬菜到光伏板，通过“拥军船”运送到

（上接 1 版）走村入户时，程积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日上三竿，不少群众还都躺在炕上，少有人出门。

“一问才知道，原来农户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这种情况当时在云雾山区比较普遍。”程积民说。看到当地群众望天喝水、孩子上不起学、没有医疗保障的状况，他心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痛楚。

生态环境恶劣使当地土地贫瘠，土地贫瘠又让农民广种薄收，家无余粮令群众加大开荒和放牧面积，开荒和放牧又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贫困，仿佛是云雾山区祖祖辈辈逃脱不了的“诅咒”，靠天吃饭的日子，仿佛永远望不到头。

“我无法忘记，即便家里可能都没有隔夜粮了，当地群众见到我们时，有一个饼还要分半个给我们吃。”“看到老乡亲们的热情和淳朴，同样出身于陕西蒲城农村的程积民晚上一个人悄悄地躲在角落，抹去了眼泪。

“为什么这里不能像我上学时去过的南方一样风景秀丽、山清水秀？我一定要在这里开展研究工作，改造这里的荒山秃岭。”程积民在日记中写道，“搞农业科学研究不就是要改善群众生活吗？我想把青春献给这片最需要我的地方。”

他和导师邹远商量后决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申请，在云雾山区设立一个观测点，长期观测并试验恢复黄土高原上的植被，通过改变当地植被和小气候，带动当地脱贫。

申请很快得到批复，同时在宁夏的科学技术大会上引起不小的轰动。从此，程积民将他的心留在了固原。

扎根：将科学论文写在黄土高原

“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理工科出身的程积民很喜欢《平凡的世界》里的这句话。从公元 7 世纪到 20 世纪前半叶，黄土高原有记载的大旱灾就达 236 次。这里的生态之苦在上世纪几乎达到了顶点。

如何恢复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全世界的学者们一直都有分歧和争议。有些学者认为，黄土高原生态不可逆，一经退化就很难再恢复；还有人执念于在裸露的黄土上造林，死一批、再种一批，再死，再种……程积民没有受限于这些做法和观点，而是希望从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找到答案。

海图上找不到的『拥军航线』

苏山岛上的物资，改变着驻岛官兵们的生活。官兵们自己动手腌制的咸菜，曾经是重要的下饭菜，如今成了连队的稀缺“名吃”。

从王道伦到钱均堂，“拥军船”船长已经历了 5 代；从摇槽小船、小帆船、小机动船、大马力机动船，再到近期刚刚试航的现代化养殖看护船，“拥军船”也不多不少经历了 5 代。

60 载斗转星移、风云变幻，唯一不变的是“拥军船”的名字，沿着这条海图上找不到的航线，日复一日地折返于苏山岛和院芥村。

“每一代 拥军船”都是村里最好的船。”王国明说，刚刚投入使用的一代“拥军船”由院芥村斥资 138 万元建造，运输能力由 8 吨提高到 55 吨，抗风能力由 6 级提高到 8 级，装备了 GPS 和北斗系统双导航系统，基本可以实现全天候航行。

60 年来，“拥军船”迎来送走了岛上 23 任军事主官和 19 任政治主官为代表的驻岛官兵及家属 10 万人次，累计航行里程相当于绕赤道 5 周。

一种深情 六十年相濡以沫

登岛时，正值午饭时间，几名战士亲热地将钱

白发换青山

在年降雨量只有 430 毫米的黄土高原核心区，种什么？怎么种？程积民的科学试验和推广首先要面对的是世俗观念。

程积民在观测点附近找到了一个山头，尝试使用“封山”的方法进行对比试验观测。很快，他发现没有任何人工活动的地区，草的密度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倍。有了三年左右的数据，程积民团队决定向当地政府申请，扩大封山面积。

封山禁牧，这个话题对于祖祖辈辈在山上放牧、人口占当地总数一半的回族群众来说，乍听起来无异于“天顶之灾”。

“怎么能放任这样一个人胡闹？”不少人提出了质疑。

当年在保护区工作的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民杨启来说：“当时好多干部群众都在骂我，说我胳膊肘朝外拐。我作为本地人都这样被人抱怨，程老师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程积民想去村民家解释自己的工作，却经常吃闭门羹。为表示愤懑和抗议，村民们甚至偷盗程积民放在山上的仪表和仪器。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有日本同行来云雾山考察后诚恳地告诫程积民，想要在这里恢复生态无异于天方夜谭，他们甚至怀疑云雾山区曾是中国试验核弹的地方……不过这些“内忧外患”、冷嘲热讽，都没能将这个脸上写满坚毅的人击倒。

程积民说：“人活着，就得随时准备经受挑战与磨难。”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1982 年，观测点升级为保护区，程积民团队逐渐扩大自己的试验区面积。为了让老百姓接受自己的试验方法，程积民挨家挨户地频繁登门造访，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四次。

“慢慢地，有老百姓开门让我进屋了。再后来，村民给我们泡茶了，甚至做饭了，他们逐渐开始接受我们了。”当群众的观念开始转变的时候，程积民开始谋划改变当地长期以来自然放牧的生产模式。

针对当地每年降水较集中、容易造成土壤流失的情况，程积民对植被覆盖度低于 30% 的山头采用灌草立体配置技术，就像南方的茶园一样，用一条茶行条带给山系“围脖”，梯次减缓暴雨中地

“从一次报恩开始，以“拥军船”为纽带，苏山岛驻岛连队和院芥村村民结下不解之缘。

60 年来，从最初的小舢板到如今的现代化养殖看护船，“拥军船”的五代船、五代船长“有呼必应”，风雨无阻地航行了近 20 万公里。村集体累计投入拥军资金 3000 余万元，为苏山岛建成黄海前哨钢铁堡垒提供了重要助力，以无私行动诠释了和平时期的军民鱼水深情。

►第五任“拥军船”船长钱均堂在驾驶船只。（摄于 7 月 5 日）

均堂拉进了食堂。

“现在岛上的每一名官兵，大多是泰叔接上来的。”行走在整洁的营区，副指导员王浩告诉记者，钱均堂小名“福泰”，驻岛官兵们都叫他“泰叔”；上一任船长王喜联，外号则是“岛主”。

苏山岛距离院芥村不远，天气好的时候，站在院芥村码头就能看到苏山岛；苏山岛离院芥村有时候很远，短短 10 公里的海程，常常因为大雾、大风、大浪而成为“天堑”。尤其在夜间大雾时，船在岛旁却找不到岛是常事。

随时随到的五代“拥军船”船长，从没有卫星导航的年代开始，屡屡在苏山岛出现紧急伤情、病情时驾驶一叶扁舟破浪而至，让“拥军船”成为“救命船”。仅有记录的深夜接送突发疾病官兵及亲属离岛就医，就超过 50 次。

2005 年，“拥军船”船长王喜联接到驻岛连队的紧急求助电话，一名驻岛士官的孩子在苏山岛不慎摔伤头部，伤势严重。岛上医疗条件简陋，孩子需要紧急送医。

当时，海上预报有 8 级大风，远远超出“拥军船”的抗风浪能力。但王喜联没有丝毫犹豫，来不及加油就带上几名村民驾船上岛，终于在燃油耗尽前把孩子送到了医院。

或许是习惯了一个人开船，面庞黝黑的钱均堂话语不多。2008 年担任“拥军船”船长以来，除了一次大病住院，他几乎没出过村。

“我没别的事，就是开船。”他说，不能让部队找不着自己，就误事了。

从一次报恩开始，以“拥军船”为纽带，驻岛连队和院芥村村民结下不解之缘，“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鱼水关系坚如磐石。

1990 年 6 月，时任连长 7 个月大的孩子在探亲时患上了肺炎，就近在院芥职工医院医治。那段时间，孩子白天在医院挂吊瓶，晚上就被村民王进孝接到家中照料。在王进孝夫妇的悉心照顾下，半个月后孩子恢复健康。

两家之间的深厚情谊就此结下。连长妻子每到苏山岛，都要去看望王进孝夫妇并住上几日。最长的一次，母子俩不知不觉住了 70 多天。

“连长的对象还帮着我们干农活，像咱自家人一样。”王进孝告诉记者。

第一代船长王道伦 1997 年去世，临终前他拉着老伴连秀珍的手说：“我一辈子最牵挂的就是你和驻岛官兵，我走以后，你要继续替我去看望他们。”老伴含泪应允。

连秀珍老人身体好的时候，年年为官兵们纳鞋垫。如今虽已 87 岁高龄，视力模糊，可她每年都会委托“拥军船”将家中存放的鞋垫送到苏山岛，用 2000 多双温暖的鞋垫呵护战士们的双脚。

“我们可以将自己和亲人的生命托付给他们。”张博如是说。

2017 年，张博的妻子和孩子上岛探亲，两岁

花甲谨正荣

表径流的流速，防止水土流失；对植被覆盖度高于 30% 的山头，保护区采用自然封禁的方式恢复植被。

如今保护区水土流失面积由每年每平方公里的 5000 多立方米，减少到现在不到 1000 立方米。保护区的面积也从最初的 3.5 万亩，扩大到 20 万亩，由他创造的灌草立体配置新技术，推广到黄土高原 100 多万亩土地上。

从杨陵到云雾山有 380 多公里的路程，其中一半还是山路。在交通落后的年代，程积民需要先坐班车到西安，从西安坐班车到固原，再从固原搭车到乡里，从乡里找车去云雾山，去一趟需要两三天时间。就是这样的路，晕车的程积民平均每年要往返云雾山十几次，扎在点上工作 180 多天。至今，他已经跑了 600 多个来回，行程 50 万公里以上。他用无悔的青春将论文写在了黄土高原的腹地，初步解答了如何在黄土高原恢复生态的难题。

“科学家就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程积民说，“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研究的动力，农业科学家的论文就应该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后，程积民团队在黄土高原上恢复的天然草地和灌草配置基地很快突破百万公顷。

坚守：40 年让贫困山区“换了人间”

如何通过恢复生态撬动村民脱贫？在 1989 年当地生态初步恢复后，程积民帮助当地打破贫困“诅咒”的攻坚战才算攻克了第一个堡垒。

与我国另外三大高原不同，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不像是一马平川的地方，一个地方只放一个微型气象站就行。”程积民的学生刘建说，“黄土高原得在山头的阴坡、阳坡和山顶上各放一个，因为不同地方的小环境有很大差异，这样才能测得相对客观准确的数据。另外，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看着很近，但要绕过去路途很远。”

在程积民开始驻扎云雾山的年月里，根本没有如今先进的测量设备。每天，他都要手握一把温



的孩子突然患上手足口病、高烧不退。附近作业的村民听到岛上的呼喊赶过来，顶着大风连夜将他的妻子、孩子送上岸。

一代代驻岛官兵，也从未忘记院芥人民的深情厚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回报村民们的拥戴。

“小时候农村没啥文化生活，苏山岛部队经常送电影到村里放映。”院芥村前党委书记王巍岩回忆说，那是他小时候最盼的事情，“跟过年一样”。

院芥村经济条件不好的时期，渔民上了苏山岛都有好吃好喝招待着；三面环山的院芥村经常发生山火，王国明告诉记者，只要在岸上休假的官兵听说火情，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救火。

院芥村曾在靠近苏山岛的海域建有一个养殖场。在养殖场拆除前，参与养殖的村民长期在岛上和官兵们“同吃同住”。驻岛连队的第一盏电灯是养殖场的发电机点亮，官兵们也经常帮着村民收割海带。

钱均堂的手机通讯录里，大多数号码是历任驻岛官兵的。他告诉记者，小女儿出嫁，前任连队主官都赶过来了；他肺出血在威海市住院，连队干部也在周末赶过去探望；术后不到一周，惦记着官兵们的钱钧堂就急着出了院。

时至今日，苏山岛仍在为附近海域从事海产品养殖的村民们提供着尽可能的方便：村民在海上遇到恶劣天气时，有苏山岛的码头可以避风；村民在岛上过夜，部队也有房间留给他们。

村里为官兵送戏剧、送物资，妇女专门纳鞋垫送给战士们……荣成市人民武装部政委王志伟说，在持续的互帮互助中，驻岛官兵和村民亲如一家，驻岛官兵把院芥村当成第二故乡、将村民当成亲人。

一份初心 演绎军民鱼水深情

改革开放以来，院芥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贫瘠的小渔村变成了一个富裕的新乡村。“富了海边人，不忘戍边人”，成为院芥村发展新的座右铭。

沧海桑田，初心不改；航程万里，矢志不渝。

院芥村的村办招待所前，有一块刻有“军人家”的石头。王巍岩告诉记者，过去驻岛官兵和家属上下岛每船期间，都被村民接到家里免费吃住，从不谈条件和报酬，官兵、家属常常过意不去。1988 年，村里投资 300 万元建立“军人接待站”，由村集体接过这部分责任。

厚厚一沓泛黄的餐票见证着这段历史。王

度计、湿度计等设备，将其插在不同山头的不同采样点上，然后循环往复地“巡山”，跟踪记录采样点每小时的气温、湿度等变化情况。背着干粮，戴着草帽，每天在外工作 12 个小时，行走路程超过 15 公里，这已经成为程积民的工作常态。晚上回到站里，他还要就着煤油灯整理数据，经常工作到后半夜，被煤油灯熏黑了脸。

为了提高农户收入，程积民分析土壤结构，研究推出人工草料种植技术，改春播为秋播，使人工草料产量从最初的亩产 300 公斤干草，发展到亩产 1.1 吨。他还通过试验研究，为牲畜精心配置了饲料，这种饲料中，云雾山区的天然草、人工草、玉米秸秆和油渣以 5：2：1：1 的比例配比，基本保证当地农户每户能养着 3 至 5 头牛、20 只羊，每年每户创收超过 4 万元。

40 年中，程积民扎根在云雾山区的时间有近 20 年，从青春焕发到年逾花甲，他成了固原市的“荣誉市民”。而云雾山也从过去冰雹多发、“一场大风从春到冬”的贫瘠之地，变成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区。群众的生活也从过去单纯依靠畜牧业，逐步走上了草料、果树种植和畜牧业多种产业脱贫致富的道路。

“他把天都改变了，把地都感动了！”当地干部群众这样评价这位朴素的科学家。

如今，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蔡川村村民海波看着自家羊圈中的 80 多只羊，笑意写在脸上。海波采用程积民研究的规模化放牧与舍饲结合养殖技术，现在每年有 50 多只羊出栏，收入超过 5 万元。除了告别了贫困，海波还供女儿上大学，两个儿子也即将迈入大学校门。

在同样位于云雾山区的寨科乡弯掌村，38 岁的村民杨虎说这几天正欣喜地盼望着家里的 5 头母牛尽快产下小牛仔。除了养牛，他还种植了红梅杏、草莓等水果。“过去每天感觉天上下土一样，现在我的家乡空气清新，山头上绿意盎然，生态好了，水分涵养住了，也为我们种植一些经济灌木甚至林木提供了可能。”杨学虎说。

据不完全统计，程积民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宁夏、陕西、甘肃等省区自然恢复植被面积、人工草地种植面积和灌草配置基地面积均超百万亩，带动 30 万贫困户脱贫。据中国农科院经济研究所测算，从 1989 年至今，程积民团队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521 亿元。



巍岩说，驻岛官兵和家属来了，到院芥村可以直接领餐票免费就餐；招待所开设了军人专用房间，供官兵和探亲家属免费住宿；驻岛官兵来陆地办事所需车辆，安排免费使用；驻岛官兵到村里打电话一律优先，并且免费；军人和优抚对象求医问诊一律免费……就连院芥村开在镇里的酒店，驻岛官兵的亲属都可以免费入住。

随着营区条件改善和部队管理的日趋规范，官兵和家属需要到村里吃住的情况越来越少，但至今“军人之家”还发挥着应急保障功能。

在拥军的无偿投入上，院芥村从未计算成本。原村委会主任王太民等人介绍，为保障登陆艇到村里提取物资，院芥村修建了专门的“拥军码头”并两次翻修，累计投入 400 余万元，可供部队多种型号的登陆艇停靠。

2007 年至 2009 年，驻岛连队建设新营房，院芥村主动放行重型运输车辆，导致码头道路全部被轧坏，维修费用超过 400 万元；因部队训练和建设需要，院芥村拆除了靠近苏山岛的养殖设施，直接损失接近 800 万元……

据不完全统计，院芥村用于拥军的无偿投入已经接近 3000 万元。仅看似不起眼的“拥军船”每年的燃油成本就已超过 20 万元。

“这几年院芥村渔业转型不顺，经济其实不如往年。他们还能这么大力度支援国防建设、支持苏山岛驻军，格外难得。”张博说，苏山岛 60 年艰苦创业，从零基础发展成为战备设施完备、生活设施齐全的现代化、信息化海防前哨，院芥村的拥军支持功不可没。

时间的流逝让院芥村拥军的形式有了改变，但拥军始终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行为准则。当了 20 年村党委书记的王巍岩说：“哪一届村两委班子把拥军船停了，把拥军的传统丢了，就是院芥村的罪人！”

“院芥村拥军行动已经沉淀为传统文化和生命记忆。”荣成市委书记江山说，它源于胶东革命老区的红色基因，源于渔民豪爽淳朴的真实性，更源于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作风优良，体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急部队之所需、解部队之所难，对驻岛连队的拥军行动已从院芥村向更大范围蔓延。副指导员王浩介绍，当地政府出资帮驻军通了市电，正计划新修环岛公路；岛上的空调、电脑、除湿机、冰箱等生活设备，很多也是地方政府或当地企业捐赠的……

言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当年的船长王道伦、王义宽等老一代“拥军人”早已逝去，但院芥村的拥军情谊始终未变，它承载着几代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沉淀为一种拥军文化和一种生命的记忆，水乳交融、亲如一家鱼水深情仍在这片苍茫的大海上延续……

急部队之所需、解部队之所难，对驻岛连队的拥军行动已从院芥村向更大范围蔓延。副指导员王浩介绍，当地政府出资帮驻军通了市电，正计划新修环岛公路；岛上的空调、电脑、除湿机、冰箱等生活设备，很多也是地方政府或当地企业捐赠的……

言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当年的船长王道伦、王义宽等老一代“拥军人”早已逝去，但院芥村的拥军情谊始终未变，它承载着几代军民可歌可泣的事迹，沉淀为一种拥军文化和一种生命的记忆，水乳交融、亲如一家鱼水深情仍在这片苍茫的大海上延续……

平凡：做群众身边的一颗“长芒草”

“人的生命力，是在痛苦的煎熬中强大起来的。”程积民说，甘守平凡，默默奉献，让自己这一辈子有满满的幸福感。

他也有遗憾和愧疚：1987 年的一天，他在山沟里接到家人 3 天前发来的电报——“儿子严重发烧，速回！”他慌了，给家人拨电话时，双手都在颤抖。在得知孩子已经退烧并即将出院后，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痛哭。

还有一次，他回家发现老母亲正在从楼下往家里搬蜂窝煤球。“200 多公斤的煤，母亲分批往 5 楼搬，看到她佝偻的背影、吃力的步伐和脸上豆大的汗珠，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家人。”

上世纪 90 年代，全国的科研经费一度紧张，但程积民觉得每年在云雾山的定期观察不能偏废，如果观测出现断档，这种不起眼的步伐和科学价值就会严重下降。他自费从每年仅 4 万余元的全家收入中掏出 3 万余元补贴团队，不给儿子买新玩具，几年不给妻子添置新衣裳，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这才有了近 40 年持续不断的黄土高原气象、土壤方面的珍贵数据。

鉴于程积民取得的成绩，组织上打算提拔程积民回到水土保持研究所内工作，也被程积民拒绝了。他不想坐在办公室里，黄土地、云雾山，那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

在云雾山 2000 多种植物中，程积民最喜欢“长芒草”。这种草耐旱、耐寒、耐瘠薄、耐牲畜践踏啃食。等到生态恢复的时候，它不起眼的特点便“隐藏”在植被中，没有山花绚烂，没有白蒿显眼，这像极了低调且不善言谈的程积民：40 年完整的草地试验资料，全世界都找不出几份，然而程积民总想是大度地与团队甚至是业内学者共享。

“长芒草”繁殖能力强，程积民对深山的坚守如今已有众多传承人。他们中曾有人冒雪上山做试验，汽车翻到沟里去，伤愈后继续坚持在一线。更多年轻人像 40 年前的程积民那样，踏上了探索自然奥秘、造福百姓的漫漫征程。程积民甚至希望自己百年后还能再继续关注着云雾山的变化。40 年的时间太短暂，我想看看再过 60 年这里是什么样子。”程积民说。

新华社西安 7 月 28 日电